

S 散文苑

冬捕散湖鱼

■ 桂孝树



我家位于城门湖边的沐湖,那绿水清澈,碧波荡漾的湖水给了我无穷的梦幻,在我童年的天空画上一道美丽的色彩,我是喝着湖水吃着鱼虾在年复一年的大雁鸣叫声中长大的。

湖中鱼虾盛多,走近湖边经常看到一大群小鱼沿着湖边游动,水里面小的游鱼一点儿不怕生,有时候还啃我们的小脚,时不时地跃出水面,引得我们这些湖边的小孩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一下子把鱼抓到手。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扳虾罾”,这虾罾做起来简单,用两根竹竿弯成的弓,十字交叉撑起一张网片,四根立柱系上蚊帐剪成的四方网兜,便就成了捕虾的罾子。一放学,我和妹妹两人吃完晚饭,就挑着十几个捕虾罾子到湖边去捕虾,每隔几米远放一个,在里面撒一些米糠作诱饵,然后依照先后顺序,不停地将罾子用长长的竹竿挑起,一个晚上下来好的时候可捞上十几斤。我第二天要上学,妈妈经常是后半夜来替我,让我回去睡觉。湖里的虾子鲜甜,能卖到2元钱一斤,卖虾的钱成了家里的日常开支。

湖是承包给别人养鱼的,我们平时只能够在湖边弄点虾子,但不允许在湖中打鱼。到了冬天湖水大多都退去了,养鱼的承包人用抽水机将水抽掉一部分,用拉网将鱼打起来。往往拉网结束后,湖里还有不少鱼。

每到散湖的日子那场面非常壮观,住在湖边的一家老少全体出动,四邻八乡的人也闻讯赶来。湖边围了几百人,手里拿着捕鱼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门的,大人们手中拿的是鱼

罩、竹罩、虾耙、五齿叉等,肩膀上挑着用来盛鱼的大箩筐和蛇皮袋,小孩子大都拿着小捞网、鱼篓。

冬天天气非常冷,即便没有下雪也还结着很厚的冰,大家都在岸边等待散湖的到来。有些人还在岸边烧起火,一大堆人围在一起烤火说笑,大多数人身上穿着雨裤,也有的穿着长长的筒靴。

看着活蹦乱跳的鱼一网又一网地被承包人拖上船时,一些胆大的人就站在水边了,不时地用虾耙搭鱼,别的人看到有人在湖边开始打鱼都跟着围了上来,小孩们更是一窝蜂地跟了上来。不知是谁喊了声“散湖啦”,等待那么久的人们都抄起手中的工具冲进湖中。一时间,本还清亮的湖水瞬间变得浑浊,湖中大小鱼儿到处乱窜,引得人们四处追赶。手中各式各样的渔具在湖中翻动,长长的虾耙杆时不时把人给戳着。很多人为了追鱼,即便穿着雨裤也没有用,整个身子都浸了水,在这数九寒天的时节,湖水冷得像冰窟,但因为有了鱼的诱惑好像都不觉得冷,只是抓鱼的手几乎都麻木了,好在冬天的鱼儿都不怎么爱动。小孩只能在湖边摸些小鱼,有时候还能捉到被大人追着游到岸边的大鱼。不会会儿,许多人的箩筐里都装满了鱼,我和三个妹妹收获也不少,每人都是满满一大篮子,妈妈则用虾耙搭了一大担,爸爸挑着鱼提前回去烧热水。

没有人空手而归,少则七八斤,多者上百斤,一些全家出动的能捞上好几百斤,什么鱼都有:乌鱼、鲤鱼、鲢鱼、草鱼、八须鲢鱼、桂花鱼之类的大鱼,也有鲫鱼、刀切鱼、嘟嘟

嘴、餐鱼、钝吻棒花鱼、黄腊丁等。印象最深的是黄腊丁,这种鱼的背鳍刺和胸鳍刺均有毒腺且毒性较强,被刺后会发生强烈灼痛。

那时大人们都不屑要黄腊丁,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却是很不错的鱼,因为黄腊丁喜欢群居,又经常躲在遗迹洞里,一抓就是一大把,只是抓的时候小心些,一定要把三根硬刺抓牢才能捉上来,万一被刺了大人们教我们一个办法,在刺肿的伤口上撒点尿就不会不痛,其实这些都是心理作用。

满载收获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到岸上,因为散湖就像一阵风,几百号人在湖荡里,有再多的鱼都会给捕光了,一回到岸上被风一吹才发觉比在水里更冷。冷得我眼泪直往下掉,我连捕好的鱼都不拿了,哭着跑回家,这事后成了别人的笑话。爸爸则准备好了热水,等洗完热水澡后,身子才感觉到暖和。

望着满地的鱼,全家人都忙着整理,大鱼准备卖掉,用来买些过年的必需品,我和妹妹弟弟也有过年的新衣和好吃的糕点。黄腊丁则用来下面条,那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吃,其味道鲜美无比。

儿时散湖的日子直到现在依然难以忘记,如今家乡再也没有以前那样轰轰烈烈的捕鱼场面了,因为现在养湖人不再把水放干,只是在湖中打鱼。前些天妈妈跟我说沐湖出鱼了,问我要不要买几条过年吃,让我更加怀念以前散湖时的热闹情景。

鄱阳湖上蓼花红

■ 宋渭

起来,紧紧攥在手心里。正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花海之上,倦意渐渐袭来,我躺在花丛中,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梦里,有个穿着紫衣的小仙女,正拉着我的手,在无边无际的蓼子花海里跳跃、奔跑。

我与蓼子花的情结,便从那时起,在心底扎下了深根。往后的岁月里,只要听说蓼子花开,无论远近,我总要欣然前往。

然而,蓼子花的花季并不会年年如期而至。它们不是争春的桃李,也不是年年绽放的荷菊。蓼子花的盛开,需要恰到好处温度与湿度,更要看湖水退去、湖滩显露的时间是否适宜。退水太早,气温偏高、雨水稀少,它们便会在萌芽之初就被扼杀;退水太迟,又会因气温过低、湿度太大而错失最佳生长期。总而言之,蓼子花海的绽放,是一场天时地利的约定。唯有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湿度、合适的湖滩、合适的季节里,它们才会如约展露那绝世的芳华。

有一年秋天,听闻都昌的蓼子花开得正盛。一时间,各种媒体上满是蓼子花海的情影,紫了手机屏幕,火了网络空间。花间还有白鹭翩跹、白天鹅漫步,那景致,美得让人沉醉。我立刻邀约了十几个同窗好友,一同前往观赏。

那真是一场花的盛宴,一场草的秋歌。紫的花与绿的草,在湖滩上泾渭分明。花海里寻不到一株杂生的草,草丛中也不见一朵蓼子花。原来,草的根须扎在湖畔的高地上,而花的根脉,却依偎在水边。那些绿草生长在城市的边缘,那些紫花盛开在草与水的交界处。不必跋山涉水去寻觅,只需站在都市的广场上,或是自家的窗前,抑或是坐在穿行的车里,便能将这份美景尽收眼底。若是想走进花间静坐、嬉戏,也只需步行片刻,便能抵达这片紫色的仙境。

又一个秋日,我站在学校四楼的走廊上,无意间远眺鄱阳湖,竟撞见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东南方向,都昌老爷庙那边,隔着赣江的那片湖滩上,一半是青葱的绿,一半是

轻盈的紫——蓼子花又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邀了三五个同事,搭乘一艘铁皮船渡江赏花。刚下船,我们便被齐膝深的绿草裹住了脚步。大家拨开草丛,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眼前那片蓼子花,比以往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肥硕鲜艳。墨绿的叶片泛着幽幽的光泽,紫红的茎秆格外粗壮挺直。许是湖水退得稍迟,湖土湿润肥沃,再加上那段时间日天气温暖如春,才滋养得这片花海如此艳丽动人。微风拂过,花儿们摇曳生姿,仿佛在对们笑脸相迎,又似在以万千姿态,展示着自己的娇美。我们在花间流连忘返,在草地打滚欢笑,直至夕阳西下,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

仍是一个深秋,听说鞋山的蓼子花开了。我带着女儿和外孙,专程赶往鞋山赏花。下车后放眼望去,那片花海竟隔着遥远的距离。近处的湖洲上不见青草,只有一棵棵开着小黄花野菜,星星点点地铺满了地面,倒也别有一番韵致。年幼的外孙刚启蒙不久,对烂漫的花海兴趣不大,反倒对湖洲上的一条小水沟和泊在岸边的小渔舟,表现出极大的兴致。那是沿湖村民设下的渡口,也是他们赖以谋生的生计。我带着小外孙坐上渔舟,慢悠悠地渡到对岸。

蹚过那条浅浅的小水沟,蓼子花才渐渐变得浓密起来。这里的蓼子花,又是另一番独特的景致。远远望去,只见一片紫色的云霞,竟看不到茎叶的踪影。原来,这里的蓼叶格外细小,还泛着淡淡的红紫色,几乎与花色融为一体。像紫云英一般的蓼子花,浩浩荡荡地向东北方向铺展,一直蔓延到赣江岸边。隔江相望,便是鄱阳湖那座闻名遐迩的鞋山。

我的家乡,就在鄱阳湖之北,就在那片蓼子花盛开的地方。湖洲上那无穷无尽的蓼子花,虽细小卑微,却用生命养育了家乡的祖祖辈辈。它们纯洁而高尚,以湖洲为家,无畏寒凉,孤寂无声,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就像千千万万的鄱湖儿女,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静静绽放着独有的光芒。

每一句唱词都凝聚着汗水与决心。

这一天,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柳公戏剧团将赴省城演出。就在准备启程时,那批价值不菲的戏服竟被物流公司遗落在400公里外的武汉。火烧眉毛之际,妇女主任秀英挺身而出,火速号召全村妇女,翻箱倒柜找出闲置数十载、色泽依旧明艳的嫁衣。大家聚到一起,挑灯夜战,将嫁衣裁剪改拼成蟒袍和旦衣。

“二月燕子往南飞,燕子双双口衔泥。燕子衔泥高梁上,一双出来二双回。”省城艺术中心,少年演员们身着“百衲衣”,昂首阔步吟唱着踏上舞台。观众席上不停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演出回村不久,好消息纷至沓来。有一家网红公司来找李洪波谈合作。可这家公司却提出,必须将傩面改造成时下流行的卡通角色,以迎合市场和流量。李洪波刚开始觉得商机难觅,在听到对方轻佻地将柳公戏中的长髯口(胡须)戏称为“老土的USB接口”,眉飞色舞地大谈何设计成可插拔的潮玩配件时,他胸中怒火再也无法遏制。李洪波怒斥:“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让你们这么糟蹋的!”

李洪波和众人愤然离席。在返村的路上,皮卡车突然方向失控,猛地冲下路基,众人被迫在齐膝深的河水中推车前行。一直沉默寡言、紧咬牙关的小石头,突然掏出一个焐热的傩祖面具,像捧着稀世珍宝般放到李洪波手心,“师叔,咱这戏里的骨头,比这河里的石头还硬!”李洪波坚毅地说:“小石头,兄弟们,合作不成,我们也一样会干好。柳公戏不仅要传承,更要保护好!”

转眼又是一个除夕,杨坊村首届傩神庙会盛大开启。长达千米、形态各异的灯阵如游龙从山脚一路盘旋至山腰,照亮了山村的夜空。由百位老中青三代戏师组成的柳公“傩神”穿行其间,气势磅礴。古老的唱腔苍劲悠远,与铿锵激越的锣鼓声、噼啪作响的鞭炮声紧密交织,汇成一股撼动人心的声浪响彻山野。

压轴登场的是“少年傩班”表演的新编傩戏《傩娃闹春》。舞台上,少年们身着融合古典纹饰的未来感服饰,动作刚劲有力,生动展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充满科幻感的银白色宇航员傩面,表面镶嵌着流光溢彩的纳米涂层,在数百架无人机精准操控、变幻莫测的灯光矩阵照射下,时而聚集成璀璨光柱,时而散落为梦幻光点。当震耳欲聋、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浪如潮水般涌来时,李汉金布满皱纹的脸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眼角泛起晶莹的泪光。

W 微小说

扮上傩面唱大戏

■ 李诗彪

初冬的清晨,赣北幕埠山下杨坊村的老祠堂,88岁高龄的老戏师李汉金身着蟒袍,挺立于布满灰尘的戏台上。

“荷花插在城墙上,风吹摇动落池中。闻听福生香烟起,药王游戏到庭前……”一曲终了,李汉金老人长叹一声,“都说这戏是宝贝,可这戏台,这祠堂……”

“爷爷!您千万不要急坏了身子,我这不特意从深圳辞职回来想办法吗!”他的孙子李洪波闻声赶来。

杨坊村分布着桂、陶、刘、李四大家姓的20个村庄。从唐代开始,每年正月里,四村后生们就会聚到一起走村串户表演傩戏。那队伍非常壮观,这个村尾连着那个村头,足有一里多长。所到之处,接傩迎神,锣鼓纳福。时过境迁,傩戏队伍日渐稀落,昔日的喧嚣渐渐沉寂。

春节一过,30岁的李洪波正式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上任第一天,李洪波径直搬出爷爷保管的傩面箱,“今天就议一件事,怎么让咱们的非遗傩舞柳公戏活过来!真正地活过来!”

会计老吴慢条斯理地拨弄着油腻发亮的算盘珠:“活过来吗?唱一场戏少说要倒贴三千块!钱呢?钱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妇女主任秀英掏出手机,凑到李洪波面前:“主任,现在的小年轻刷的都是手机,谁还看咱村这些老掉牙的古董戏?”戏班武生乃龙叔叹了口气说:“我今年55了,还是戏班里最年轻的角呢。现在不比以前了,关公大刀也舞不起来了。哎,没有人接班可咋办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在抱怨声中不欢而散。

初春时节的仲夜,“嘭当”一声巨响,李汉金抡起铁锤砸向那面祖传的硕大铜锣。“留着这死物……还有什么用!”他的声音中透着悲愤。

李洪波拉住他的手:“爷爷,我想出法子,咱们成立公司。就用公司的法子来干。您老人家只管教戏,所有的难处,我李洪波来扛!”几天后的清晨,村委会门口挂起一块崭

新的招牌,上写“杨坊傩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几个大字。“今后我们不仅要靠唱戏赚钱,还要销售傩面具,搞乡村旅游,搞学生研学!”李洪波在揭牌仪式上说。

随后半年时间内,李洪波四处奔走配齐傩面、戏服、音响,戏班子装备焕然一新。柳公戏唱腔是本地方言,许多人听不懂,李洪波又购进智能字幕机。看到戏班有变化,李汉金老爷爷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可乡亲们哪里知道,公司启动的第一笔30万元资金,是李洪波把自己准备结婚的新房抵押贷款来的。

经过争取和努力,杨坊傩舞柳公戏首场商业演出,精心安排在县钢构大会开幕式。当晚,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将临时搭建的舞台冲得七零八落。就在李洪波准备放弃演出时,沉默不语的李汉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双手抓起那具足有36斤重的“判官”青铜傩面,重重扣在自己沟壑纵横的脸上,毅然冲进狂风肆虐的雨幕中。

“再舞一件,合家平喜;再唱一曲,满门获福。”李汉金边唱边踏地、扬臂、旋身、腾越,跳起古老、庄严的傩舞。那唱腔像是古老神祇的怒吼,又像是唤醒大地的战鼓。台下的人群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讶与掌声。李洪波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直播,弹幕评论如同火山喷发般疯狂刷屏。“老爷爷在用生命跳舞!”“泪目!这才是传承的力量!”

柳公戏的技艺掌握绝非易事,培养一名全能型演员至少得五年。当前,传承人李汉金已是耄耋之年,学徒总共不足10人,且多数60岁以上,表演翻杠、腾挪等高难度动作力不从心,柳公戏观赏性大打折扣。

李洪波决定在娃娃抓起。破晓时分,在村东头晒谷场上,四个留守少年在李汉金老人指导下开始了一天的苦练。小石头动作生涩,频频“顺拐”,急得面红耳赤。李汉金沉身蹲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钳住小石头的脚踝,“踩下去,要像树根扎进土里!”孩子们咬紧牙关,每一次踢腿、

W 新诗眼

依旧是故乡的河流
带走了青春(组诗)

■ 冷冰

白槎渡

在白槎的河滩上看人垂钓
这小小的白鱼
有时会翻着肚皮
和着修江的涟漪,把银色的翅膀借给风
在弯道处炫耀
我当然在乎鱼的态度
以及它卷起的记忆和漩涡
吟诗巷里白居易来过
为了梅花,或者畅饮
或者思考一条河如何流到老
排工们伐了幕阜山中的树
盖起了一条条街道
木头腐烂的速度超过发愤抒情
一个诗人,渔樵闲话
就可以吟咏一首
而且把姓氏留下
所以我和你一样
那么想念明月下
银白色晃晃荡荡的修江

张公渡

以前过渡去云山
香樟树下,流沙的一侧
每一趟送都是一个新生
在这里,修江疲惫地抬头:一只鸟
在歌唱。美如一首欢乐的江岸休止不了
云的绸缎在山腰延展
水竹和芦花缝补河流的伤口
一座木桥,只剩下木桩扎在水里
时间的肌肤穿戴红色的蓼花
修江不紧不慢
每一个渡横在那里,就像绳结纪念
浣衣的老人,走在自身的倒影中
他讲渡口的故事,零星的几个细节
一个不堪久用的船锚
而过,而过
水面泛起涟漪
一闪而过

杨柳津渡

可以设想,一条修江
怎样从崖壁的悬绳中
蔓延过草洲沙滩,浸透芦苇荡
唤醒渔人,上岸、远去
这铺展的晨雾
形成一辈子的守候
思念依然随孤雁回湖
江流抱一抱艾城
日出渲染的辉煌时刻
你只要看它一眼
河水就会注入你的沸腾的血液
在地平的尽头,一座新桥挤开废桥
像杨柳和杨柳接踵生长
渡口依然鬓角插蓼花
一声犬吠,牵引着归人
一条河,到了下游
更会毫无目的地奔跑
所以你要记住以前的样子
依依杨柳,渔歌互答
依旧是故乡的河流带走了青春

■ 王跃强

我爱夜晚

我爱夜晚
它让我也漆黑一片
没有谁能
将我一眼看清
我爱夜晚
它让我的欢乐和愁苦一齐宁静
尘世中少了喧闹
恰似鸟雀的飞翔止于翅膀
我爱夜晚
它在夜晚将尽的时候
让我推开噩梦
成为黎明

听鸟

当一只鸟的声音
被森林记住之后,新一代的鸟
接着传唱
风站立的地方不再空旷
松脂香四溢
我成为了
枝丫纵横的回响

突然忆起

临溪而坐,大清早
花枝上,挂满细露水,小鸳鸯
跳跃在白石头山
叽叽喳喳的叫声,有点红
忽然忆起
少年时,在溪边
浣衣的妹妹——
爱一样浮现在河滩上
顿时,鱼群
站立不稳
忧伤一泻而过